捫蝨新話

捫蝨新話卷之十

聖賢類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荆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敘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世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

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淸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槩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因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

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伯夷柳下惠孟子文中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荆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翱至以其書比之太

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也

孔顏孟之辯

孔子所言說自己之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之事此孔孟之辯顏子氣厚孟子氣雄此顏孟之辯

孔子曾子之說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說傳法偈也

孟子賈生之法不及孔子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

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爲乎

異端類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學兆於樊遲西晉之

餘習基於原壞

儒釋類

儒釋迭為盛衰

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

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其後説與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案間予謂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下令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眞儒法也豈復在馬大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者殆迭爲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

也方當吾儒生聖賢之時要不可使邪說詭服者得以自肆可也雖然吾豈與今世脫空謾語者較其上下耶惜荊公不聞此語

老氏類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予切疑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昌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

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如此豈但遣悶而已會昌之攻德裕內之其深信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眞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淸玄都大闕三景弟子葢其君臣相傚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語實一時飾說耳德裕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此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

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之事告之憲宗時李絳等嘗盛夏廷對帝汗浹衣絳等欲退帝曰宮中無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武宗解悶得無有講天下事以爲樂者乎吾故以爲德裕實托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唐武宗受籙見前卷

佛氏類

學佛者不知孔子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門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受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乎其人無以答

佛家悟入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言非道蹟、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耳目予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苕箒二字旦夕誦之言苕則已忘箒言箒則已忘苕每自尅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苕箒於此大悟得無礙下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苕箒則

雖笑跳擊竹豬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讀楞嚴經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値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

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
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
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
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
子之時王言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
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
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
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

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變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滅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

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
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
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
流爾時卽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
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遷變則
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
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
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

今時觀此恒河與昔同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以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捫蝨新話卷之十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佛氏類

楊次公佛印語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佛印滑稽如此近佛某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

話亦自號乾屎耶此尤可笑

李翺學佛

李翺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翺此又何也

李翺問藥山語

李翺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翺不會山云雲在天水在缾子始讀此而悟中庸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韓文公參大顛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

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麽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何如座

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
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却佛法一同顛云
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
復如此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
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
子軍州事多佛法要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
未會將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聲顛云作麼平
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領謝三平云和尚門

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觀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既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闢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相引法皆逈絶言議之表所謂爲

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一切掎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葢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于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黃山谷五觀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一

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効浮屠家以鉢盂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過

天堂地獄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耶

佛老類

韓退之闢佛老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予觀魯直所云毘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

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由是讀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毎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卽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藝窮乃始揚佛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

流者也乃欲以一已之見破二世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神仙類

王烈遇石髓

晉人虛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餉嵇叔夜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有多在大石中其石嘗溫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㲉者

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飲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康當時杵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一徑庭耶出沈存中筆談

韓退之服硫黃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

作答孟簡書似無持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之此又可笑

學校類

崇觀太學三舍之弊崇寧大觀徽宗年號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于

時觀者莫不絕倒葢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太學生陳東歐陽澈黃作詹淵

予聞靖康初金人犯闕太學陳東伏闕上書乞斬四凶六賊乞用李綱頃刻間不期而會者數萬人其後汪伯彥爲相惡之東與歐陽澈皆死論者謂陳東歐陽澈詐仙得仙可一笑也自秦太師死朝廷擢用楊鵬舉中丞沈該左相又起周舍人葵于冗散除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士子翕然歸重又

兼權給事中因有所封駮楊中丞不喜遂言罷之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也於是太學生黄作等三百餘人叩都堂乞留周祭酒宰相又惡之黄作與詹淵並送五百里編管黄作台州詹淵池州論者又謂昔伊尹負鼎于湯得爲商相而和逢堯負鼎于武后遂流莊州唐太學生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詣闕留司業陽城柳子厚貽書贊美令黄作詹淵乞留周祭酒而得編管則又求死不得死

也於是聞者爲之絕倒

用人類

堯試鯀爲舜設

堯之試鯀爲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圮族而楚辭亦云鯀悻直以亡身則其爲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而與之剛愎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

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爲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果堯以洪水爲急豈得俟九年而不問乎

設官類

國朝始置通判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之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

昆曰但得有蟛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爲笑予
按太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
生愛尚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
察使怕大虫此事始得一對

立法類

王荆公新法新經 見第一卷

王荆公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

事之臣一旦盡廢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而不能定彼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强爲是紛紛耶大抵宣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持之論兵民法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爲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

爲僉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二

人才類

人才有長短

后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

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長亦無以長而護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霍王長於處事劉元平答曰無長閑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而後見長若王無所不備何以稱之此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西門豹宋均優劣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嫗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爲

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於是遂絕此二事者皆一時詭以濟事雖若非優而實中其病故其事遂止然竊謂豹投巫嫗三老不若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豹也然予觀陳氏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之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則吾故以二人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事與均令娶巫家事同豈均暗合孫吳耶抑亦蹈其故智餘論乎予觀唐太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論者息矣此亦投巫嫗聳之遺意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愼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財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陳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陳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人事類

竇灌田蚡罵坐

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鍾會鍛王徽之觀竹

吾嘗語吾兒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理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

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侯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非是德山棒乎予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德山棒

東坡行脚僧

東坡嘗言見今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

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拔萃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則苦行僧又不是也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愼偶飲言耳邈遂得免郭璋截君角徐邈

中聖人可弁案也

山谷言士大夫不可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予謂山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

俗人也平居妄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

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事機類

漢楚得失之機

漢高帝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耳漢之初王南鄭也思忠徇之士聽韓信計決策南向此一機也及割

鴻溝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諫因楚兵罷食盡而取之此二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得以入秦及項王聞漢巳并關中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又失一機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漢相持成皋廣武間勝負雖足相當而漢終斃項羽垓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巳何益於勝負之計乎

功過類

柳子厚功過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伾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

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予觀順宗即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方小兒張捕鳥雀横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判史進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知察

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眚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唐代論以牛僧孺與李德裕俱爲當世偉人而馮道得爲盛德其論甚恕獨念子厚之賢未有爲之滌者予故表而出之

劉道原能自攻其過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辦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況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易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推不避禍議論多譏

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憂慮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其最甚者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凝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怨咎臧否品藻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道原又云有十八蔽

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澗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
言尚風義而齟齬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
議不畏强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
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
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好動而惡靜多思而
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
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疎澗而實
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息故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爲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强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事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吳處厚論相法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

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
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
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
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
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
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
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
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

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毎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敘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

全則福禍相半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此三十六善者予不敢謂全有亦不敢謂全無有之固非難事無之實爲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捫蝨新話卷之十二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三

見識類

孔子登東山泰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是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

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泰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
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
世之不見日者尚多也

周公晉惠帝語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
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
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陶淵明不見督郵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忽外白有客公遽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吾輩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所謂眼不著砂歐公必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之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閩中人不識蟛蜞人有得一乾蟛蜞者或病則掛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捨山河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萱蒯不可以代賈糟糠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舌欲慕味也而世有飡痂之士鼻欲慕香也而海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之事如此多矣杜子美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至於悶詩則曰出門唯白

水隱几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予
美於此根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靜則平時可
喜者適足以與詩人才子作愁耳是則果有定見
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喫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
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尚不同耳
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權變類

周公處人臣之變

伊尹周公處人臣之變是人臣之不幸者也而後世據功名之天地者必欲人以伊周處巳是霍光之罪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非昏上幼主不爲是也而武帝以昭帝幼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後欲廢昌邑王問古嘗有此否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事曰公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然光忠臣也當廢立之際可以無失節其後王莽因此竊伊尹之名以欺孤兒寡婦遂盜漢

室曹操司馬懿之徒欲奪人之國者亦皆以伊周自處此豈非霍光有以啓之歟然莽輩不足道而光竟以滅族又何伊周之不幸也唐劉洎欲輔少主行伊霍事語未可知而褚遂良証之亦竟誅死伊周豈易爲哉雖此數人者皆處昏上幼主之間故得以藉口若當聖明之代上非昏主非幼而一時脊㒓舐痔之徒皆曰是伊周而居之不疑不知其志將何所冀耶而得全首領以沒豈非幸哉然

岐下猪肉亦且敗矣故凡世之言伊周吾辜更之曰周孔庶幾為萬世奸臣賊子之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賊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捉得符印遂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林倅云今在州縣獄中或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予又觀抱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

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知巳類

歐公收東坡東坡收秦黃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非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絕自立必不在人下也

然提奬尤成就坡力爲多

結交類

艾慎幾傾葢交

予嘗造故人林邦翰于東坡酒庫因與儀眞艾慎幾邂逅遂爲傾葢之交時乙丑三月也予以再不利去官而二公者亦倒獲譴于簿書皆宜有不遇之嘆然當此時都人士女方幸一時之無事日日出遊湖上而予乃日陪二公坐酒局中清淡終日

語不及榮利視其貌皆不足之色其迂如此一日邦翰自城中歸語予曰錢塘門外眞如錦繡矣予次日復爲艾丈言之坐間相與嘆息予因詠萊公句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遂不覺相視而笑

朋黨類

牛僧孺李德裕之黨

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人指爲牛李非盜爲謂何雖

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爲兩角犢子自顛狂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也德裕信賢要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忠義類

張巡許遠劉昌守城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

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民嘆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土地之故縻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能以三萬口而博一城之終不可守其得爲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遠守睢

陽衆六萬旣粮盡不恃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
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
晃李巨川李翰成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之
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云信如此則雖失三萬
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
出愛妾曰諸公經年不食而志義不少衰吾恨不
割巳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
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僮僕口哺卒吏

巡不惜愛妾而何有于三萬戶故至令天下無異論然予觀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劉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元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而唐史臣謂不然曰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無罪而斬其甥士心皆離不祥莫大焉杜牧以爲巡遠陷睢陽而其名傳昌令寧陵而事不

得暴于世寧牧之未息耶予竊謂史臣誤矣食愛
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當時士有離心何也何史
臣詳于劉昌而畧于巡遠乎然則爲巡遠計者將
全三萬口不陷睢陽則將奈何曰睢陽不可全也
睢陽不可全孰若焚積聚與士卒老弱俱奔而遺
以空城賊雖得之勢必不能守賊雖南去而哀合
遺卒可以復奮則是梗其歸路也賊不亡何待不
然則城終不可全而吾民先盡矣此吾所以重爲

三萬民命惜其無辜也

姦佞類

李林甫以計陷數人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李適之與林甫不協林甫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它日從容謂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原華山本命王氣之會不可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

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嚴挺之徙絳州刺史
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
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欵曲且許美官因
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
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
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閒官得養帝恨吒久之乃
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
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羅絅按樂絕道去帝

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俱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絢由是廢此三人者皆在林甫掌股中爲所玩弄而不知也信姦人之雄乎然以予觀之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用其計而三人者在其術中竟以取敗悲夫

女子小人爲難養

孔子以女子小人爲難養也曰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固中材之主之所不可奈何者然彼小人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余讀漢唐書得二事可以爲世鑑孝武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欲必見之夫人遂轉而歔欷不復言於是

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不欲見帝者乃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由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復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卒帝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衆人舉送還第謝曰謝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

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
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材貨盛鷹馬日以
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暁不知息則必斥經
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載拜
即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言
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

人趨炎附勢

熙寧間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圈

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當其盛時誰不畏愛唐令狐綯當國日以姓氏公族人有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趨炎附勢蓋自古而然耳自非盛德而居大位者其不擅權以敗主則必獲短以立威此亦小人常態於此何足怪云

戲謔類

人比犬僧似鼈

歐公言漢人碑云鷹擊盧搏是以人比犬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能三足鼈也乃是僧似鼈耳人比犬僧似鼈正好一對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人倫之變

阮籍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雍姬知有父而不知有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言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

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可為訓耳豈在好奇辛有過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知其後必為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以籍輩先為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無異阮籍先毋而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爲姬計則將安出曰使姬而知義則力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爲備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爲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曰無親疎如此則姬必且息而及於吾之所

謂討矣姬母之言不可以訓雖然以籍之賢入於夷狄而不自知也姬母其何誅之

明皇一日殺三子

唐明皇一日殺三子雖大衾長枕情乎

王部在熙河多殺伐

王部在熙河多殺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恨悔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為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

地成佛大居士于時一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懋然意消後疑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自是快快不悅未幾疽發背而卒古人有曰病不除根遇毒還作殆韶謂耶

風鑒類

僧文曉相法

僧文曉者以相法自言予與之語詰其所得曉曰吾法不從人授吾少讀法華經至第六卷見吾佛言若復有人語予人言有法華經可共往聽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瘖瘂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疏亦不缺落不差不曲脣不下垂亦不褰縮不麄澀不瘡疹亦不缺壞亦不咼

斜不厚不大亦不黧黑無諸可惡鼻不遍匾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窊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脣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貌圓滿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吾三復玩味于是得相法焉予初駭其言因戲語曉曰佛法無妄者聽法華經人得如是相好無疑矣然持此法以往必須見有如此人乃合此法耳且如吾書中言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衛靈

臣公孫呂身七尺面三尺廣三尺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短瘠微小行若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定楚國如反掌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天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堯舜參眸子桀紂長巨姣美筋力越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僇如此等人與法華經

所說已是不合爾當以何法相曉無語固知其無術然能言因法華經而得相法亦可喜世必有悟此者但曉非其人耳因記于此幾一見耳吳處厚相法見

功過門

誅殺類

鮑永誅彭豐等

予讀鮑永傳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將彭豐等千餘人殘害百姓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

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承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而開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衆人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去觀因此擒之豐乃持牛酒勞饗承手格殺豐因擒破黨與至今以為異事然予竊疑夫子方無恙之曰伐木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厄于陳蔡人以為是東家丘也死去數百載乃時人自出奇怪魯共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聲

乃不壞何生不靈而死靈乎或者曰此魯人歲時會孔子宅講禮習樂魯共適聞其聲知聖道之盛故不壞耳非有神異之事也然事在耳目之外豈可一一以義理有無伯有強死猶能為鬼豈大聖之英而與草木俱盡乎不然則孔子魯亡之後猶能助誅無道豈請討陳恆習氣猶在耶予又觀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身入廟拭拂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訢曰孔子甕也皆有丹書人不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其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七枚伯藏其一此事猶涉神怪及見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于庭

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麟解紱而泣據此則釋迦生時九龍吐水帝釋捧盤何異無乃好事者欲以神孔子而反流于怪歟抱朴子則又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而摻神記亦云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一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又何其神怪如

此至此好古之事蓋疑者半信者半然予聞之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向之所出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子謂夫子不但能之而能不爲又能之而但不語故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奇妙處萬不一而示世之異端邪說之士方以經術自神而俗儒者恥夫子不若也

乃始附吾奇異之語又豈知夫子所以不語不爲不能者乎觀列子之論又何其識大體也

夢寐類

記夢見孔子

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堯舜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

興中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夜也夢中頗訶孔子坐中間既悟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一篇爲此設也

孔子夢周公

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巳之道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不見之蓋嘆之云耳而或者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伊尹謂孔子夢

周公之事與常人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伊尹下更有闕文今無可攷　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荆湖北路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周宗孟爲湖北察訪使因奏師厚皆不曉事故吏民呼爲夢見周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變化類

宋齊丘食化

陳文壽嘗語予人有于庭倣間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于池上即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瓠巴復生予曰此正宋齊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壽大笑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死生類

房琯婁師德張文定蘇東坡知前身

舊說房琯前身爲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豈世所謂聰明英偉之才者必自般若中來近世張文定公爲滁州因遊琅琊山寺周行廊廡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開得經一函開示即楞嚴經也味經首四句偶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

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尚坡嘗言在杭州時嘗遊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葢由二公平生學道性地純一神觀淸淨于一念頃遂見前生予因論此偶有所感誦白公手把楊枝臨水坐閒知往事似前身之句以太息云

東坡死生夢幻不能障蔽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𦙍通曉葢從

般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仙去竟以病而歿益師徐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㠯易其樂者顧常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蔽乎覺範之言良亦未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

陳瑩中以書痛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于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既不忘僧事直欲追侶先覺則于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眞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古人結髻蠟屐聊當一戲亦復何害哉

鬼神類

鵝鬼兔鬼

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覡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瀎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邁田獵放鷹于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

如是者三郎其草而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有鬼也鵝有鬼兔亦有鬼而阮瞻作無鬼論闕

花木類

南地花木北地所無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闍提花渠那異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唯六月六日種者尤盛含笑有大小小含笑香猶酷烈有四時花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茉莉含笑皆以日西

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猶撲鼻予山居無事每晚涼坐山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開矣闍提花微似梔子香而色雪白渠那異花雖不香然亦可愛花開黄而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坡所謂暗麝著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漕廣中能言廣中事云素馨唯蕃巷種者尤香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蕃巷花爲正云近日浙中好事者亦時有茉莉

皆閩商轉移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亦不盛

蟲魚類

王荊公通應子魚之誤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所出也荊公詩遂誤用謂長魚俎上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是傳聞之誤孟子譏緣木求魚者以其無有也而范蜀公言按蜀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聲如女兒啼

其名鱦魚此則孟子亦有未聞者也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然蟹實八跪方知蔡謨不識蟚蜞未足多笑

山川類

司馬遷班固言河出崑崙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按河所出山名

崑崙于以佛書攷之河出崑崙者此即雪山而所謂崑崙者自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伐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國正當南閻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有青黃赤白之異色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

相隱避為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此是未知崑崙山所在耳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在山腰焉以佛書為證

古跡類

姑蘇遺跡

姑蘇靈岩寺本吳王別館寺有西施洞採香徑響屧廊遺跡甚多然但名存耳人云廊之移易屢矣予遊靈岩寺有詩云山僧不好古改作任所欲洞荒徑已迷廊空響誰續蓋謂此也凡所在古跡近僧寺處必經改易意恐過客尋訪憚于陪接耳歐陽嘗嘆庶子泉昔爲流溪今山僧塡爲平地起屋其上問其泉則指一井曰此庶子泉也以此知山僧不好古其來尚矣

蘇子美滄浪亭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公以詩寄題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此兩句最著題予嘗訪其遺跡地經兵火已易數主矣今屬韓郡蘄王家亭非古創也然荒灣野水高林翠阜猶可想像當時景物予每至其上裵徊不能去因思古人栁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池塘生春草之句似專爲此亭設也非意到目見不知其妙予

嘗有遊西園詩戲述其事其卒章云不到滄浪亭上望那知此語是天成蓋謂此也

拾遺類

眞龍虎眞豪傑

虎中自有眞虎龍中自有眞龍眞虎不可射其見射于裴旻者非眞虎也眞龍不可豢其見豢于劉累者非眞龍也惟士亦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士中

自有眞豪傑不可困其困于文墨者非眞豪傑也

東坡劉景文語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東坡言靜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予以爲拙亦似懶俗亦似放

孟嘉李白酒趣

孟嘉李白皆謂酒中有趣而世少有知之者予愛韓退之之詩云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旣冷冽酒氣又氤氳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趣此外徒繽紛此八句便道盡酒中情狀然又嘗恨其漏泄天機此趣豈容世間得聞以此知杜子美之詠八仙猶是未得酒中之趣

酒樓主人敬慕石曼卿劉潛

石曼卿劉潛嘗會飲于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
爲供設美酒嘉殽終日不倦既暮主人具筆研請
題名願與其別劉潛石曼卿不得已相顧曰捧研
可也予往過永興造一人家團坐池亭上梁間有
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
字便可對捧研也聞者亦笑

予聞之歙人曰佳硯石如側紋板榜圍有墻壁者佳石也其人因出一眉子研
相示四邉名蜂窠然予遂問研之發墨者以何為驗其人曰研之發墨者謂
石之精潤能發墨之光華耳只如此研雖經年不滌舊墨塵積但磨新墨

用之愈見精豔如此方名藥墨若凡研不去舊墨則敗腐不堪用矣其言頗有理予見歐蘇諸公所論藥墨與此似異故遂記之以廣所聞

東坡醉白堂記荊公謂是韓白優劣論而荊公虔州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譏蓋自古而然退之畫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當時謂目連救母辭耳近柳屯田云楊柳岸曉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梢子野洞時節也尤為可笑

此二則刻本無之故記於此

章子厚嘗言飢時遇不相識人亦須索飯飽後見爺亦不拜此最害理子厚遂以一飽而遂忘其父子不似范文正公善言飢飽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早替不要問前程雖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氣

此一則從張訒菴親校宋鈔本補入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甲申端五後三日再閱一過　濟米氏

此捫虱新話三本余得諸書友處取其尚是明代舊刻因收之隨取津逮中本略為對勘亦覺此刻居前稍勝毛本而潮溪先生小傳惟此猶存洵善本也余考敏求記所載云有二本其一影是宋本標題云朝溪先生捫虱新話釐為十五卷今檢此標題獨多朝溪先生四字而毛刻猶無殆自宋本翻雕者乎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秋日書於讀未見書齋　黃丕烈

述古所藏內有二本一是宋鈔本不分卷帙末有羅源陳善子兼跋云丙寅歲余由海道將抵行在所云戊辰秋余觀書滄溪坊蔣氏見所謂宋鈔者果與述古所藏合而子兼之跋較敏求記所載為詳此書余友秋塘張君為

余借出因得見之遂屬其校於此冊上陳跋及所多二則用别紙錄之附考為本書甚古雅宋鈔之説茲所校者皆秋塘筆余未及親校也秋塘近始撿還因記庚午五月十九坐雨書 復翁

此宋鈔本蔣韻濤故後已經散失然乃為余友蔣懷堂所收一蔣失而一蔣得倘容借閱仍可手自讐校一過秋塘已于昨歲化去後韻濤殁一年而余年較兩君尚小幸而獨留藏書之家識古之友亦漸少矣丁丑夏張訒菴借校因其還書而書此 復翁

從[illegible]訒菴借[illegible]手校宋鈔本覆勘一過其為一百則補作一卷[illegible][illegible]鯖無[illegible]月訒菴[illegible][illegible]此因[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

丁丑秋日燈前[illegible][illegible]記 復翁